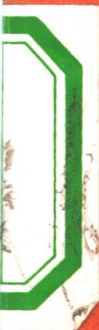




法 斯 特 著

薩柯和樊塞蒂的受難





· · · ·

威柯和樊塞蒂的受难



薩柯和樊塞蒂的受難

一部新英格蘭傳奇

美國 法斯特著

馮亦代 杜維中譯

作家出版社

一九五六年·北京

薩柯和樊塞蒂的受難

法 斯 特 著
馮亦代 杜維中譯

*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(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)
北 京 東 四 頭 條 胡 同 四 號

北 京 京 華 印 書 局 印 刷
新 華 書 店 發 行

~

字數：149 千

開本 33.5"×46" $\frac{1}{32}$ 印張 6 $\frac{1}{2}$ 插頁 2

一九五六年五月北京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五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數 00001—13500

定價 (6) 0.66 元

獻給那些勇敢的美國人——他們在今朝昨日，寧願坐牢，甚至喪命，也不肯背叛他們所信奉的原則、他們所熱愛的國家和信任他們的人民。

前 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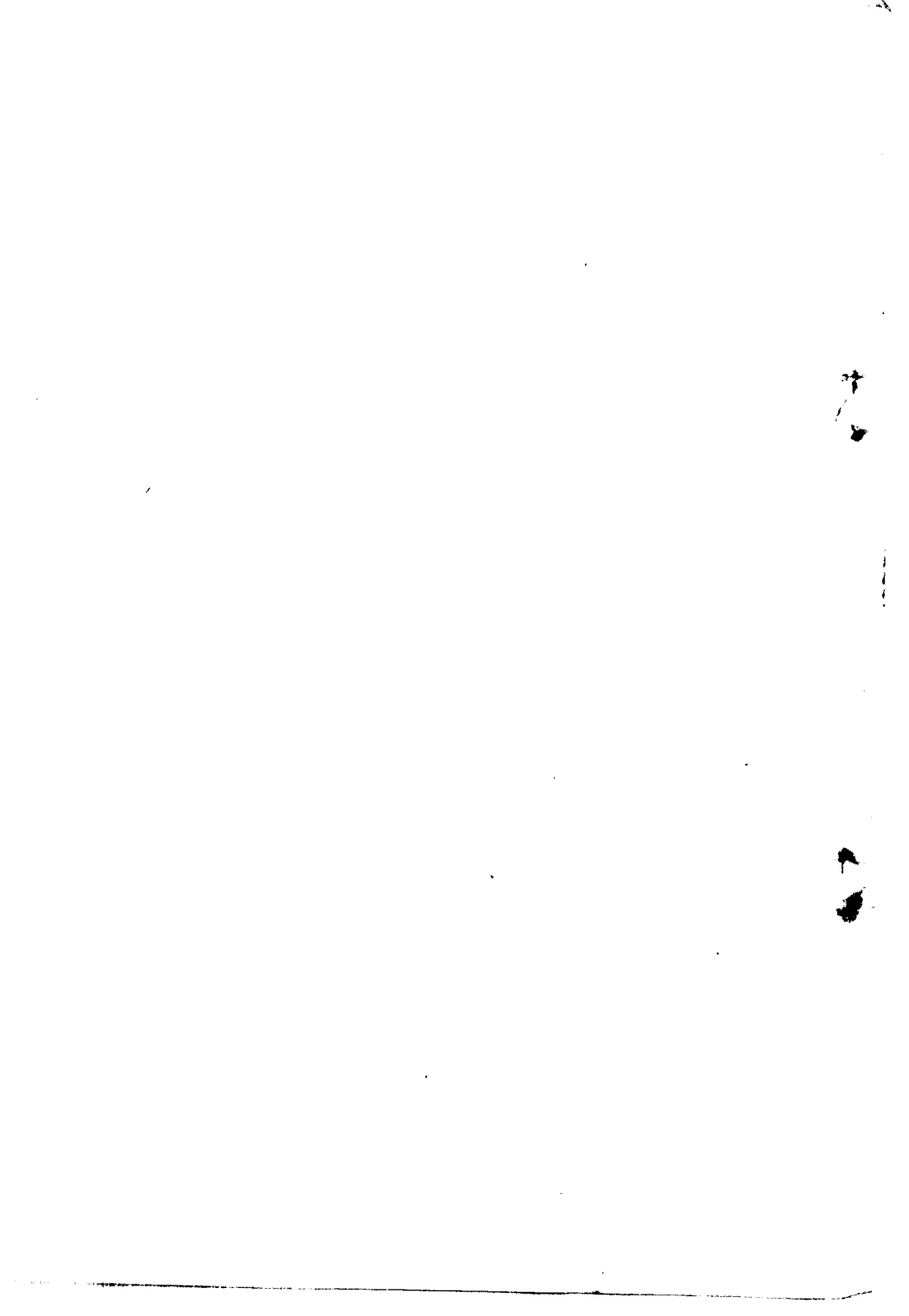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二〇年四月十五日，麻薩諸塞州的南勃倫脫里城出了一樁搶劫工資的案件，匪徒計劃週密，手段殘酷。搶劫當中，一個出納員和一個警衛被匪徒殺害了。

搶案發生後，有兩個人被捕，一個是製鞋工人尼古拉·薩柯，另一個是曾經做過麵包工人和燒窯工人而今做了魚販的巴托羅密歐·樊塞蒂；他倆的罪名是搶劫和殺人。這兩個人被押到麻薩諸塞州的台享姆，以殺人罪受審；審訊這樁案件的陪審官一致認為他們有罪。

根據麻薩諸塞州的法律，在審判官判決以前可以進行抗辯和提出申訴。在這樁薩柯和樊塞蒂的案子裏，抗辯和申訴先後延續了七年之久。一直到一九二七年四月九日，這案子的主審官才判處這兩個人死刑，並下令在一九二七年七月十日執行。

可是，因為種種原因，這個判決一直延遲到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才執行。

獻給那些勇敢的美國人——他們在今朝昨日，寧願坐牢，甚至喪命，也不肯背叛他們所信奉的原則、他們所熱愛的國家和信任他們的人民。



前 言

一九二〇年四月十五日，麻薩諸塞州的南勃倫脫里城出了一樁搶劫工資的案件，匪徒計劃週密，手段殘酷。搶劫當中，一個出納員和一個警衛被匪徒殺害了。

搶案發生後，有兩個人被捕，一個是製鞋工人尼古拉·薩柯，另一個是曾經做過麵包工人和燒窯工人而今做了魚販的巴托羅密歐·樊塞蒂；他倆的罪名是搶劫和殺人。這兩個人被押到麻薩諸塞州的台享姆，以殺人罪受審；審訊這樁案件的陪審官一致認為他們有罪。

根據麻薩諸塞州的法律，在審判官判決以前可以進行抗辯和提出申訴。在這樁薩柯和樊塞蒂的案子裏，抗辯和申訴先後延續了七年之久。一直到一九二七年四月九日，這案子的主審官才判處這兩個人死刑，並下令在一九二七年七月十日執行。

可是，因為種種原因，這個判決一直延遲到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才執行。

第一章

早晨六點鐘是一天的開始。如果一天就在这時光開始，那麼到被称为午夜的時候，便只剩下十八個小時了；午夜，在許多人心裏，是一天的終結。

早晨六點鐘，動物和那些近似動物的東西，就嗅到和感到這一天的來臨了，游魚翻騰，露出了它們的肚子，凝視着落在水面上的朦朧灰黯的光。鳥兒飛得高高的，可以見到太陽的朱唇；在地面上，塵埃與朝露相混；像一座中世紀城堡那樣聳立在這層朝霧之中的，是一座八角形的監獄。

那些站在監獄四周牆頭上守望的獄警，把他們陰沉而遲鈍的眼睛轉向曙光。馬上，公雞就要啼了，陽光就要重臨大地。獄警和其他人一樣，也是人。他轉着自己的念頭，做着自己的夢，但是他也明白，整整一部文明史帶來的皮鞭的呼嘯和回響，把他和你我這類普通人活生生地隔開了。人們把最高的希望和最深的恐懼托付給他；他一定得用他的槍和棍子來看守它們。因此他又與你我不同。

就在早晨的這個時光，在死囚牢裏，一個強盜醒來了。晨曦照暖了大地，大地上發出幾乎是無聲的細語、低濁的喉音和吱吱嘎嘎的開門的聲音，把他驚醒了。他在板床上伸伸四肢，打了個

呵欠；隨着他的意識和知覺的逐漸恢復，他覺得恐怖也慢慢地在他的骨头裏和血管裏到处蠕動起來。

這個人的名字叫賽列斯蒂諾·瑪第羅斯。他今年二十五歲，還不過是個孩子，而且長得不醜。這些個充滿憎恨、暴行和苦難的可怕的年頭，並沒有在他身上留下很多應該留下的痕跡。他有一個挺秀的鼻子，一張寬嘴，丰满的雙唇，和兩道劍形的眉毛。他的黑眼珠裏充滿恐懼和渴望。

這個人就是瑪第羅斯，一個強盜。他剛從沉睡裏清醒過來，就想到這是他活在人世間最後的一天了。

想到這裏，他不禁哆嗦起來，一股寒氣侵襲到他的全身。雖然這是夏季，氣候溫暖，他還是用氈子把身子裹得緊緊的，想擋住這股寒氣，並且想在他的心頭燃起一點火燄。但這也沒用，寒氣還是一陣一陣向他襲來。他就这样醒來，恐懼得渾身發冷。

起初，瑪第羅斯設想他壓根兒不在這個地方，好使自己安下心來；他閉上眼睛，浸沉在他的回憶中，好使自己相信是在別的地方，相信自己不是個二十五歲的成年人，而是又一次地當上麻薩諸塞州新裴特福地方的小學生了。他想起他的學生時代。他想起自己怎樣坐在那間老師教他算術的屋子裏，怎樣把算術學得很好，因為他的頭腦是適宜於和數字打交道的；以後他怎樣又和另一位老師在另一間屋子裏，學一種複雜語言的拼音，這種語言是他父母替他選定的，就像他們選定了住在美國麻薩諸塞州新裴特福市一樣。他語言學得不好，因為他對付不了這些奇怪的字眼。

一想到父母替他選定學習這種語言和他們來到這塊國土這些事兒，他的思緒從學校又回到了監獄。他咀咒他們為什麼不留在亞速爾^①，那個在他們收拾一切來到美國以前世代代落戶的地

方。当他想到此時此地，就在他生命最後的一天，他还在咀咒他的父母——把他帶到人世來的他的爹和他的可愛的媽媽的時候，他就爬过床沿，双膝跪下，做起禱告來。

这个强盜為他的罪行祈禱。他犯过許多椿罪行，而且多到不可勝數。他酗酒、賭博、嫖女人、偷盜和殺人。他將雙手握在胸前，臉貼在床上，頭埋在被褥裏面，喃喃地說：“聖母，饒恕我所做過的一切。我犯了一個人所能犯的一切罪行，但是我求你饒恕。這幾個月裏，我一直想着我自己、我的命運、我的行徑以及使我坐監的罪行，我覺得有一些事情並不是我的過失。難道我願意犯罪嗎？我祈求過的唯一東西就是饒恕。別的事情都是偶然發生的，可是我祈求過饒恕。我不願讓錯的永遠錯下去，我竭力想改正錯誤，不讓別人替我受罪。我坦白我的罪行，好使製鞋工人和魚販脫罪。我還能做些什麼別的呢？是我要求生下地來的嗎？是我祈求你帶我到人世中來的嗎？我既然來到了人世，好好坏坏我已經活了下來。現在一切都完了，我只求你饒恕。”

這樣他做完了禱告。但是就在他做完禱告以後，他還一直喃喃地叨唸着自己的名字，似乎想從名字裏引出什麼奇蹟來。“我是塞列斯蒂諾·瑪第羅斯，”他不住地叨唸着。這樣叨唸了至少二十遍，他忍不住了，把臉捧在手裏，哭泣起來。他輕輕地哭泣着，因為他知道這還是清晨，他不願吵醒任何一個別的囚徒。但是如果當時有人在那兒看到、聽到他哭泣，他們是不能無動於衷的。他那種對自己和自己即將來臨的末日所懷的巨大悲痛，確實令人心碎。

他被判處了電刑，今晚這個判決就要執行。他僅僅活了二十

① 北大西洋裏的海島，是葡萄牙的一個省份。

五年，但在这短短的期間，有好些年头是在監獄裏度过的；虽然如此，在他僅有的短短幾年裏，他居然还做了那麼多坏事，这也够令人吃驚的了。

还在孩提時期，他就野得像匹走獸，充滿了憎恨、忿怒和絕望。他發育不良，腰彎背駝，一生都住在污穢的陋巷裏。起初，他住在麻薩諸塞州的新裴特福，以後搬到罗特島的潑洛維騰斯。在学校裏他沒学到什麼。他們認為他是个不机伶的傻瓜，別的孩子看見他學習困难，給他取了一些綽号，叫他做“呆头木腦橡皮头”。其实，真正的原因是在於他的眼睛不好；只要看得太久，过分吃力，他的眼睛便会疼痛起來。

於是他就不想唸書，另外学了一套。他十二歲就搶劫沒有守衛的倉庫，十四歲搶劫运貨卡車。到十五歲，他懂得了拉皮条的勾当和龜奴的那套規矩礼路。他在賭場和妓院裏棲身，充分享受那种为他準備好了的“文明”。十七歲那一年，他曾經幹过五次路劫。半年以後，他头一遭殺了人。

一句話，他是个强盜。使他变成强盜的，是一种複雜錯綜的环境，他自己既不了解，也难解釋，而且此外也沒有人高兴給他解釋。他在那些窮街陋巷裏，儼然成为当地景色的一部分了。警察捉住他，便將他毒打一頓，因為他們知道他是个小偷——这是他身上的烙印、鈴記和标幟——所以他活該挨打。为了这个，他竭力运用他那點小聰明，不讓警察捉住他。

有時，遇到正經的工作到手，他也拒絕不做了。除了靠偷盜为生以外，他不懂得怎样工作。對於工作，他害怕、輕視、恐懼、畏縮。所以他一碰到工作，便竭力逃避。

他这个人的性格一經定型，他所遭遇的一切便成为不可避免的了。事情在他身上發生就像時鐘的运行；悲慘的遭遇对他的一

生說來是必然的。正因为这个緣故，他遲早總要成为一个殺人的兇犯。

由於悲慘的遭遇对他一生說來是必然的，在他十八歲零一個月的時候，他們就到潑洛維騰斯來找他，他們是在那兒打聽到他的。來找他的一共兩個人，都是眼光冷酷、滿身邪氣的人，而且早已認定他——賽列斯蒂諾·瑪第羅斯——是他們一夥的。因此他們來找他，告訴他一件他們已經策劃停當的買賣，問他願不願意搭夥。

好，他說，他願意。

這宗買賣大有出息。如果他願意搭夥，他便可以過皇帝般的生活，袋裏裝滿金錢，隨心所欲地弄到嗎啡、醇酒和女人。

好——他願意搞一下。

商談後的第二天，即是一九二〇年四月十五日，這個強盜賽列斯蒂諾·瑪第羅斯，和另外三個人一起，坐上了一輛汽車從羅特島的潑洛維騰斯向北駛去，在下午三點以前到達了麻薩諸塞州的南勃倫脫里城。他們在一家製鞋工廠前面停下車來。製鞋工廠裏正好在點裝一萬五千七百七十六元工資。他們知道這件事兒，因為他們在廠裏安下了內線。現在他們把車停下，等候工資點完包好。這時，有兩個押送工資的人員走出廠來，捧着幾個沉甸甸的鐵錢箱。這正是三點還差一兩分鐘的時候。這兩個人一出現，車裏就跳出兩個人來，向他們走去，連投降和逃跑的機會也不給他們，就狠心地把他們槍殺了。這兩個人拾起錢箱，跳進汽車，馬上開車逃跑了。

這次盜劫，對於瑪第羅斯真是輕而易舉。他只要坐在車裏舉鎗戒備就得了。這一次用不到他來殺人，有別人替他動手。等到分贓完畢，他竟得了差不多三千多塊錢。

如果賽列斯蒂諾·瑪第羅斯一生的遭遇是不可避免的，那末他的死亡也是不可避免的。如果他逃脫了這一樁罪行，另一樁罪行也會抓住他。七年以後，到了二十五歲，他就在這兒，在這死囚牢裏等待被處極刑。

最滑稽的是，就在这同一天裏，還有兩個人要被處決。這兩個人被控在南勃倫脫里害了兩條人命——就是瑪第羅斯親眼看見的並且做了幫兇的那件謀殺案。

瑪第羅斯明白這件事的底細。他認識這兩個人。其中之一是一個製鞋工人，名叫薩柯。另外一個人是個魚販，名叫樊塞蒂。他們都是普通的意大利工人。瑪第羅斯自己是個葡萄牙人，不是意大利人；但是他感到和這兩個人血肉相關，他那顆緊張的害怕的心同情他們。在坐牢的歲月裏，他深刻地想過這兩個人的命運，他們因為一件他們根本沒有犯過而且跟他們毫無關係的罪行，竟被判死刑；而這件罪行却正是他犯的，跟他也有密切的關係。除了這樁罪行之外，他在獄裏還想過許多別的事情。思索問題對於他是件難事。他沒有一種知識的理性基礎貫穿他的思路，因此思索起來總是遲緩而痛苦的，而且常常得不到明晰的意義或是合理的結論。也許可以這樣說，普通人幾小時就能想到的事情，瑪第羅斯却要花上好幾個星期。

可是這樣思索的結果，使他依稀懂得了他自己的處境、自己的一生、自己的命運，也懂得了一點那些作弄他的、使他一步一步走向這個可怕的結局的不可抗拒的力量。思索的結果，使他不但憐惜別人，而且憐惜起自己來。這使他有時哭泣，有時禱告。有一次在禱告中間，他突然覺得他不能讓薩柯和樊塞蒂這兩個人，為了他自己犯的這個罪行而担着一種莫須有的罪名送命。他一旦了解了這層，心裏便平靜下來，內心的緊張也就消失了。現

在，即使过了那么多时光，他仍然记得当他写下第一封坦白书打算寄给他偶尔看看的“波士顿美国人报”时，他心裏是如何深切地感到寧靜。但是这封坦白书並未到达那家報館，却落到了一个名叫寇蒂斯的副警長手裏，他把这封信丢在一边，想不了了之。

但是瑪第罗斯却不願就此罢休，他寫下了第二封坦白书，他把这封坦白书交给一个雜役^①，这个雜役越过重重牢房，把这封信帶給了尼古拉·薩柯。事後，这个雜役告訴瑪第罗斯說薩柯如何讀这封信，他讀了以後又如何渾身哆嗦，又如何哭泣起來，淚水流了一臉。可憐的苦惱的瑪第罗斯听到了这个消息，他的心裏又一次充滿了快樂，又一次幸福地感到心寧神定。

那件事發生以後又过去了好幾个月。瑪第罗斯並不能知道自从他坦白以後所發生的全部事情。但是他确实知道他的坦白毫未改变原已計劃好的一系列事情，不論这些事情是關於他个人的还是關於薩柯和樊塞蒂的。反正，他們三个人全得死掉。他，賽列斯蒂諾·瑪第罗斯，是为了他所犯过的罪行，而那製鞋工人和魚販却是为了他們所沒有犯过的罪行……

这强盜做完了他的禱告，站起身來走到牢房的小窗前面，从那兒他可以望見新的一天的新的晨光。在迷漫重濁的晨霧裏，他只能偶尔看到獄牆的一角。但是他的想像却已飛越过这垛牆垣，突然間，歡樂的波濤在他胸中起了片刻的激盪，因为他想到就在这一天他会重獲自由，他的灵魂能高飛远走，去到他死後受審判的地方。但是歡樂的波濤祇蕩漾了一刹那；它一來即逝。瑪第罗斯回到他的床上，恐懼和顫慄又成了他僅有的伴侶。

① 雜役是在獄年數較長，獄官認為較可靠、出入較為自由並在獄中担任某种雜务的犯人。

他想再禱告一番，但他想不出合適的或必要的禱詞。他坐在床上，把臉捧在手裏。過了一会，他又哭泣起來。眼淚要比禱詞來得容易得多。

第二章

獄長從一個他相當熟悉的夢境裏醒來。他有那麼一些夢，夜夜重臨如纏綿的癩疾，在這些夢裏，有許多次所扮演的角色還顛倒過來，獄長成了囚徒，囚徒成了獄長。如今他在清晨醒來，透過窗戶看見滿地陽光和一抹藍天；但是當時他覺得夢裏的人物、色彩和語言，卻比醒來的現實更近在眼前。

在他的夢裏，他老是作着同樣的抗議。他永遠感到同樣的恐懼，同樣可怕的挫折。他老是这样爭辯着：

“可是我是獄長呀。”

“這沒有用。”

“可是你好像並不明白，我是這所監獄的獄長。”

“你才沒搞明白呢，我們早就跟你說過了，獄長不獄長，在這兒是沒有用的。一點也沒有用，絕對沒有用。”

“你是誰？”

“這也無關緊要。要緊的是你自己的處境——靜靜地呆着，照吩咐的去做，不要添麻煩。”

“看來你還不知道是在和誰說話呢。你是在和獄長說話。我可以高興來就來，高興去就去。我什麼時候想離開這兒，就可以離開這兒。”

“哦，不，不可以，你不可以什麼時候想離開就離開。你根本